



山水画谱

李成写生图

本社◎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本套名家课徒稿临本系列，荟萃了中国古代和近现代著名的国画大师如倪瓒、龚贤、黄宾虹、张大千、陆俨少等人的课徒稿，量大质精，技法纯正，并配上相关画论和说明文字，是引导国画学习者入门和提高的高水准范本。

本书荟萃了明代国画大师董其昌的山水作品，尤其是仿古山水，分门别类，并配上他相关的画论，汇编成册，以供读者学习借鉴之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董其昌山水画谱 / (明) 董其昌著. — 上海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8.4

(名家课徒稿临本系列)

ISBN 978-7-5586-0678-6

I . ①董… II . ①董… III . ①山水画—作品集—中国—明代 IV . ①J222.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23270号

名家课徒稿临本

董其昌山水画谱

编 者 本 社

主 编 邱孟瑜

统 筹 潘志明

策 划 徐 亭

责任编辑 徐 亭

技术编辑 季 卫

美术编辑 萧 萧

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社 址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印 刷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2

印 张 6.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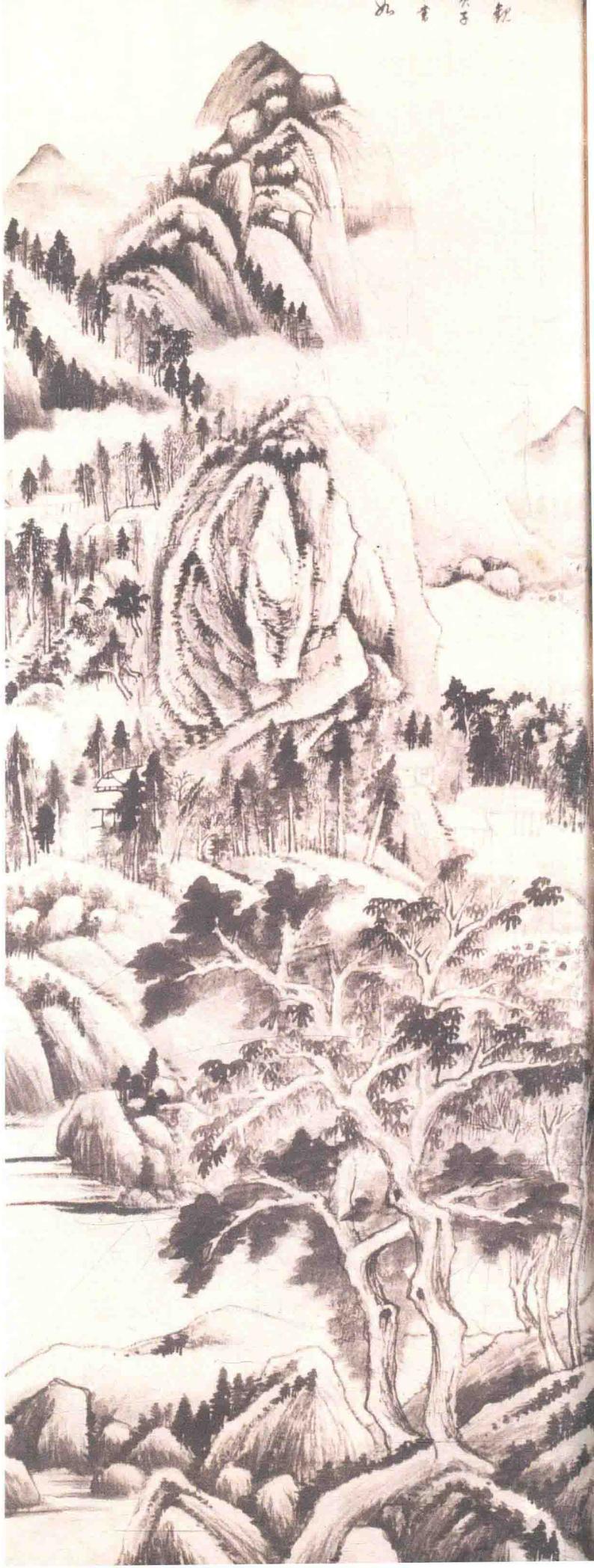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

印 数 0001-3300

书 号 ISBN 978-7-5586-0678-6

定 价 49.00元



目录



董其昌论山水画	4
集古树石画稿	11
仿古山水	16
山水图册	53

目录



董其昌论山水画	4
集古树石画稿	11
仿古山水	16
山水图册	53



山水画谱

卷之四

本社◎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本套名家课徒稿临本系列，荟萃了中国古代和近现代著名的国画大师如倪瓒、龚贤、黄宾虹、张大千、陆俨少等人的课徒稿，量大质精，技法纯正，并配上相关画论和说明文字，是引导国画学习者入门和提高的高水准范本。

本书荟萃了明代国画大师董其昌的山水作品，尤其是仿古山水，分门别类，并配上他相关的画论，汇编成册，以供读者学习借鉴之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董其昌山水画谱 / (明) 董其昌著. — 上海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8.4

(名家课徒稿临本系列)

ISBN 978-7-5586-0678-6

I . ①董… II . ①董… III . ①山水画—作品集—中国
—明代 IV . ①J222.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23270号

名家课徒稿临本

董其昌山水画谱

编 者 本 社

主 编 邱孟瑜

统 筹 潘志明

策 划 徐 亭

责任编辑 徐 亭

技术编辑 季 卫

美术编辑 萧 萧

出版发行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社 址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印 刷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2

印 张 6.33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

印 数 0001-3300

书 号 ISBN 978-7-5586-0678-6

定 价 49.00元



董其昌论山水画

董其昌，通禅理、精鉴藏、工诗文、擅书画及理论，是中国绘画史上华亭派代表人物，擅长于画山水，注重师法古人的传统技法，以书法艺术融入绘画技法之中，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调，讲究笔致墨韵，墨色层次分明，拙中带秀，清隽雅逸。他将已实际上成型和贯彻于中国中近古而来文人绘画的一条主要脉系予以澄清和条理化，就是至今仍为学术界争论且继续发挥影响的中国画“南北宗”论。他由唐代文人绘画的鼻祖王维始，董源、巨然、李成、范宽、李公麟、米芾至元四家黄王倪吴再及明代的文沈此一流，长于“士气”，以雍穆神秀、温润和雅为特质的艺术风尚，譬若禅之南宗。从而使文人画完全确立了在中国绘画体系中的正统和领导地位。

董其昌在绘画中坚持以笔墨气韵为尚，正是充分发挥了作为一个传统文人在哲学、文学、书法上的深厚造诣，并终其一生向他所景仰的先贤、时俊研求师法，使他于义理、法度、技巧诸方面得臻完备，天真清新，自出机杼，蔚为大观，开启了晚明“松江”一派。董其昌的画多称“逸品”，绘画样式和技术非常丰富，特别是在他早年，因广览博见，每遇名贤妙墨，心追手摹，直欲进古人堂奥。下面是董其昌的相关山水画论，均出自他的《画禅室随笔》：

画诀

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似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不尔，纵俨然及格，已落画师魔界，不复可救药矣。若能解脱绳束，便是透网鳞也。

画家六法，一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有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立成鄙鄂。随手写出，皆为山水传神矣。

李成惜墨如金，王洽泼墨沈成画。夫学画者，每念惜墨泼墨四字。于六法三品，思过半矣。

画中山水，位置皴法，皆各有门庭，不可相通。惟树木则不然，虽李成、董源、范宽、郭熙、赵大年、赵千里、马夏、李唐，上自荆关，下逮黄子久、吴仲圭辈，皆可通用也。或曰：须自成一家。此殊不然，如柳则赵千里；松则马和之；枯树则李成，此千古不易。虽复变之，不离本源，岂有舍古法而独创者乎？倪云林亦出自郭熙、李成，少加柔隽耳，如赵文敏则极得此意。盖萃古人之美于树木，不在石上着力，而石自秀润矣。今欲重临古人树木一册，以为奚囊。



夏景山口待渡图卷（局部）五代 董源

董源山水多写江南真山，点缀以渔村烟渚，近视似用笔草草，远视则景物粲然，呈浑朴自然、平淡天真之韵。

古人画，不从一边生去。今则失此意，故无八面玲珑之巧，但能分能合。而皴法足以发之，是了手时事也。其次，须明虚实。实者，各段中用笔之详略也。有详处必要有略处，实虚互用。疏则不深邃，密则不风韵，但审虚实，以意取之，画自奇矣。

凡画山水，须明分合。分笔乃大纲宗也。有一幅之分，有一段之分，于此了然，则画道过半矣。

树头要转，而枝不可繁；枝头要敛，不可放；树梢要放，不可紧。

画树之法，须专以转折为主。每一动笔，便想转折处。如写字之于转笔用力，更不可往而不收。树有四肢，谓四面皆可作枝着叶也，但画一尺树，更不可令有半寸之直，须笔笔转去。此秘诀也。

画须先工树木，但四面有枝为难耳。山不必多，以简为贵。

作云林画，须用侧笔，有轻有重，不得用圆笔。其佳处，在笔法秀峭耳。宋人院体，皆用圆皴。北苑独稍纵，故为一小变。倪云林、黄子久、王叔明皆从北苑起祖，故皆有侧笔。云林其尤著者也。

北苑画小树，不先作树枝及根，但以点成形。画山即用画树之皴。此人所不知诀法也。

北苑画杂树，但只露根，而以点叶高下肥瘦，取其成形。此即米画之祖，最为高雅，不在斤斤细巧。

画人物，须顾盼语言。花果迎风带

露，禽飞兽走，精神脱真。山水林泉，清闲幽旷。屋宇深邃，桥渡往来。山脚入水，澄明水源，来历分晓。有此数端，即不知名，定是高手。

董北苑画树，多有不作小树者，如秋山行旅是也。又有作小树，但只远望之似树，其实凭点缀以成形者。余谓此即米氏落茄之源委。盖小树最要淋漓约略，简于枝柯而繁于形影，欲如文君之眉，与黛色相参合，则是高手。

古人云：有笔有墨。笔墨二字，人多不识。画岂有无笔墨者？但有轮廓而无皴法，即谓之五笔；有皴法而不分轻重向背明晦，即谓之无墨。古人云：石分三面。此语是笔亦是墨，可参之。

画家以古人为师，已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每朝起，看云气变幻，绝近画中山。山行时，见奇树，须四面取之。树有左看不入画，而右看入画者，前后亦尔。看得熟，自然传神。传神者必以形。形与心手相凑而相忘，神之所托也。树岂有不入画者？特当收之生绡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蹇，即是一家眷属耳。

画树木，各有分别。如画潇湘图，意在荒远灭没，即不当作大树及近景丛木。如园亭景，可作杨柳梧竹，及古桧青松。若以园亭树木移之山居，便不称矣。若重山复嶂，树木又别。当直枝直簇，多用攒点，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郁葱，似入林有猿啼虎嗥者，乃称。至如春夏秋冬，风晴雨雪，又不在言也。



万壑松风图 五代 巨然

巨然师承董源，山水喜用长披麻皴，呈净润明朗之气，为南宗一派的重要画家。



富春山居图（局部）元 黄公望

黄公望为“元四家”之首，其画风对明清山水影响甚大。所作山水多表现江南峰峦起伏、云树苍润的景色。

枯树最不可少，时于茂林中间出，乃见苍古。树虽桧、柏、杨、柳、椿、槐，要得郁森，其妙处在树头与四面参差，一出一人，一肥一瘦处。古人以木炭画圈，随圈而点之，正为此也。宋人多写垂柳，又有点叶柳。垂柳不难画，只要分枝头得势耳。点柳叶之妙，在树头圆铺处。只以汁绿渍出，又要森萧，有迎风摇扬之意。其枝须半明半暗。又春二月柳，未垂条；九月柳，已衰飒，俱不可混。设色亦须体此意也。

山之轮廓先定，然后皴之。今人从碎处积为大山，此最是病。古人运大轴，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虽其中细碎处多，要之取势为主。吾有元人论米高二家山书，正先得吾意。

画树之窍，只在多曲。虽一枝一节，无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于曲中取之。或曰，然则诸家不有直树乎？曰：树虽直，而生枝发节处，必不都直也。董北苑树，作劲挺之状，特曲处简耳。李营丘则千屈万曲，无复直笔矣。

画家之妙，全在烟云变灭中。米虎儿谓王维画见之最多，皆如刻画，不足学也，唯以云山为墨戏。此语虽似过正，然山水中，当着意烟云，不可用粉染。当以墨渍出，令如气蒸，冉冉欲墮，乃可称生动之韵。

赵大年令画平远，绝似右丞，秀润天成，真宋之士大夫画。此一派又传为倪云林，虽工致不敌，而荒率苍古胜矣。今作平远，及扇头小景，一以此二人为宗。使人玩之无穷，味外有味可也。

画平远，师赵大年。重山叠嶂，师江贯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潇湘图点子皴，树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法用大李将军秋江待渡图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画法，有小幅水墨，及着色青绿，俟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机杼。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独步吾吴矣。作画，凡山俱要有凹凸之形。先如山外势形像，其中则用直皴。此子久法也。

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生外熟。

题自画

● 仿米画题米元章作画，一正画家谬习。观其高自标置，谓无一点吴生习气。又云王维之迹，殆如刻画，真可一笑。盖唐人画法，至宋乃畅，至米又一变耳。余雅不学米画，恐流入率易，兹一戏仿之，犹不敢失董巨意。善学下惠，颇不能当也。

● 仿烟江叠嶂图右东坡先生题王晋卿画。晋卿亦有和歌，语特奇丽，东坡为再和之。意当时晋卿，必自画二三本，不独为王定国藏也。今皆不传，亦无复摹本在人间。虽王元美所自题家藏烟江图，亦自以为与诗意无取，知非真矣。余从嘉禾项氏，见晋卿瀛山图，笔法似李营丘，而设色似思训，脱去画史习气。惜项氏本不戒于火，已归天上。晋卿迹遂同广陵散矣。今为想象其意，作烟江叠嶂图。于时秋也，辄临秋景。于所谓春风摇江天漠漠等语，存而弗论矣。

● 仿米家云山图董北苑、僧巨然，都以墨染云气，有吐吞变灭之势。米氏父子，宗董巨法，稍删其繁复，独画云，仍用李将军拘笔。如伯驹、伯 耜，欲自成一家，不得随人弃取故也。因为此图及之。

● 题画赠徐道寅余尝见胜国时，推房山鸥波，居四家之右。而吴兴每遇房山画，辄题品作胜语。若让伏不置者，顾近代赏鉴家或不谓然。此由未见高尚书真迹耳。今年六月，在吴门得其巨轴。云烟变灭，神气生动，果非子久、山樵所能梦见。因与道寅为别，访之容安草堂，出精素求画。画成此图，即高家法也。观者，可意想房山风规，于百一乎。

● 题画赠陈眉公予之游长沙也，往返五千里。虽江山英发，荡涤尘土，而落日空林，长风骇浪，感行路之艰，犯垂堂之戒者数矣。古有风不出，雨不出，三十年不蓄雨具者，彼何人哉？先是予之游1李也。为图昆山读书小景，寻为人夺去。乃是重仿巨然笔意，以志予慕。余亦且倒衣从之，不作波民老也。

● 题董北苑画朔日至金阊门，客以北苑画授予。云烟变灭，草木郁葱，真骇心动目之观。乃知米氏父子，深得其意。余家有虎儿大姚村图，正复相类。不师北苑，乌能梦见南宫耶？

● 仿惠崇题惠崇、巨然，皆高僧□画禅者。惠以艳冶，巨然平淡，各有所入，而巨然超矣。因仿惠崇及之。

● 题画“老鹤眠阶初露下，高梧满地忽霜黄”，余曾作此景以贻仲醇矣。清臣复强余为之，觉与前幅较胜一筹耳。

● 题自画小景赵令穰、伯驹、承旨四家合并，虽妍而不甜。董源、巨然、米



秋雾图 元 倪瓒

倪瓒山水构图极为简练，呈平远萧净之风，并独创折带皴法。

芾、高克恭，三家合并，虽纵而有法。两家法门，如鸟双翼。吾将老焉。

● 又陈道醇有宋刻书苑，携至烟雨楼，予读次，辄有省画法，为写痴翁笔意。

● 又此画余仿大痴，得无余亦痴绝否。

● 临巨然画题右上元后三日，友人以巨然松阴论古图，售于余者。余悬之画禅室，合乐以享同观者。复秉烛扫二图，厥明以示客。客曰：“君参巨然禅，几于一宿觉矣。”

● 仿三赵画题右余家有赵伯驹春山读书图、赵大年江乡清夏图。今年长至项晦，甫以子昂鹤华秋色卷见贻。余兼采三赵笔意为此图，然赵吴兴已兼二子。余所学，则吴兴为多也。

● 题张清臣集扇面册余所画扇头小景，无虑百数，皆一时酬应之笔。赵子辈亦有仿为之者，往往乱真。清臣此册，结集多种，皆出余手。且或有善者，足供吟赏。人人如此具眼，余可不辨矣。

● 题鹤林春社图赠唐公有家有独鹤，忽迷所如。人失人得，已类楚弓。自去自来，莫期梁燕。已乃于唐公之墙，复蹑羽人之迹，整翮返驾，引吭长鸣，似深惜别之情，聊作思归之曲。呜呼！雀罗阗若，鸥盟眇然。顾此仙禽，真吾，德友。惊蓬超忽，仍联支遁之交。珠树玲珑，不逐浮丘之路。虽云合有冥数，亦由去无遐心。自此可以场游万里，等狎鸡群，守养千龄，无虞鸟散者矣。欲志黄庭之报，遂写青田之真。载缀短章，用成嘉话。

● 题横云秋霁图与朱敬韬此仿倪高士笔也。云林画法，大都树木似营丘，寒林山石宗关仝。参以北苑，而各有变局。学古人不能变，便是篱堵间物，去之转远，乃由绝似耳。横云山，吾郡名胜，本陆士龙故居，今敬韬构草舍其下。敬韬韵致书画，皆类倪高士。故余用倪法作图赠之。

● 书小赤壁并题吾郡九峰之间，有小赤壁，余顷过齐安，至赤壁，其高仅数仞，广容两亭耳。吾郡赤壁，乃三四倍之，山灵负屈，莫为解嘲。昔齐安名人，鲁莽如是，因画赤壁，一正向来之谬。然予以是并疑吾郡有小昆山，未知去抵鹊村路几何，使余得凿空游之。或亦如小赤壁，不须多逊也。

● 云海三神山图李思训写海外山，董源写江南山，米元晖写南徐山，李唐写中州山，马远夏圭写钱塘山，赵吴兴写姮苕山，黄子久写海虞山，若夫方壶蓬间，必有羽人传照。余以意为之，未知似否。



奇峰白云 明 董其昌

● 江山秋思图余与平原程黄门，以使事过江南。一日，卜舆道上，陂陀回复，峰峦孤秀。下有平湖，碧澄万顷。湖之外，长江吞山，征帆点点，与鸟俱没。黄门曰：“此何山也？”余曰：“其齐山乎。”盖以江涵秋影句测之，果然。

● 云林图元季四大家，独倪云林品格尤超。早年学董源，晚乃自成一家，以简淡为之。余尝见其自题狮子林图曰：“此卷深得荆关遗意，非王蒙诸人所梦见也。”其高自标许如此。岂意三百年后，有余旦暮遇之乎？

● 濠梁秋思图“城隅绿水明秋月，海上青山隔暮云”。吾郡龙潭夜泛，身在太白诗中，不作柴桑濠濮间想语矣。

● 烟江叠嶂图云山不始于米元章，盖自唐时王洽泼墨，便已有其意。董北苑好作烟景，烟云变没，即米画也。余于米芾潇湘白云图，悟墨戏三昧，故以写楚山。

● 题天池石壁图画家初以古人为师，后以造物为师。吾见黄子久天池图，皆赝本。昨游吴中山，策筇石壁下，快心洞目，狂叫曰：“黄石公！”同游者不测，余曰：“今日遇吾师耳。”

● 幽亭秀木图幽亭秀木，古人常绘图。世无解其意者。余为下注脚曰：亭下无俗物，谓之幽。木不臃肿，经霜变红黄者，谓之秀。昌黎云：坐茂树以终日，当作嘉树。则四时皆宜。霜松雪竹，虽凝寒亦自堪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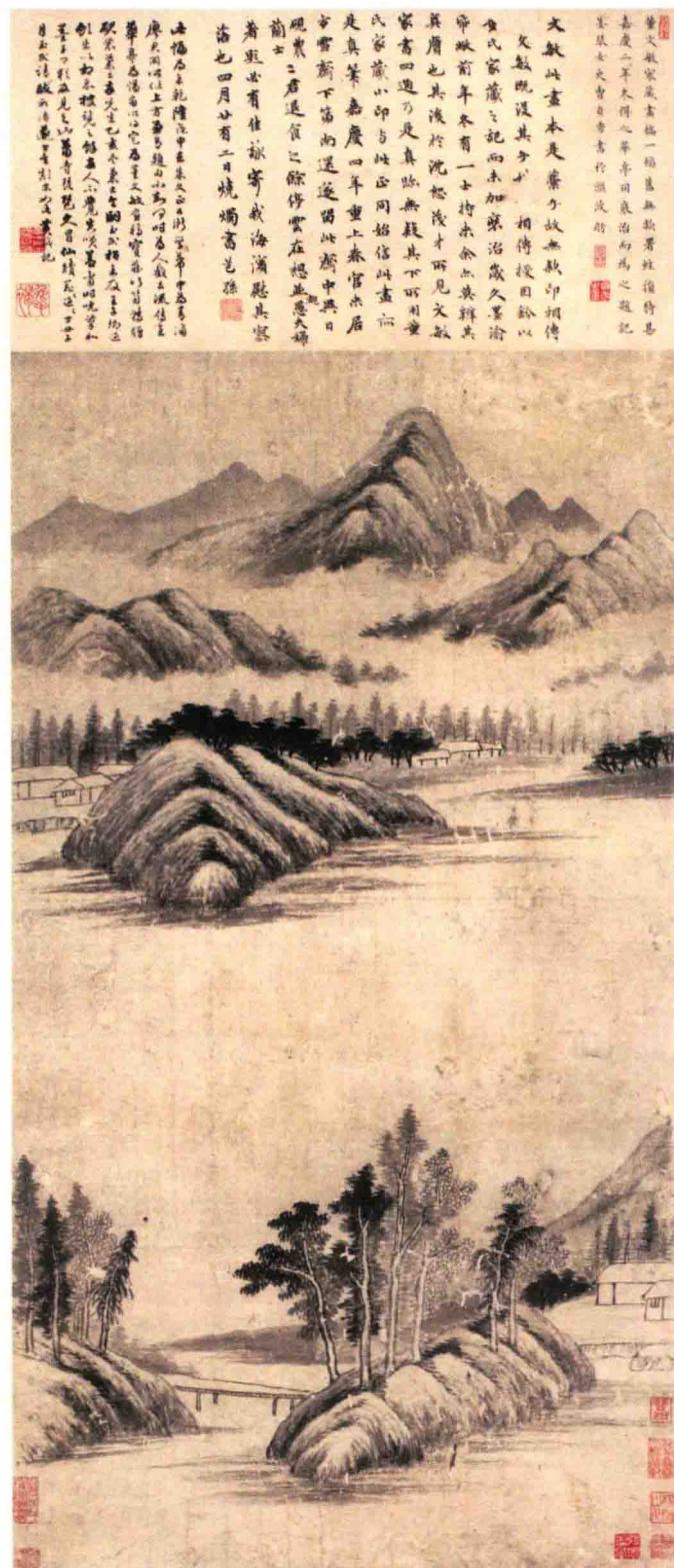
● 孤烟远村图“山下孤烟远村，天边独树高原”。非右丞工于画道，不能得此语。米元晖犹谓右丞画如刻画，故余以米家山写其诗。

● 仿叔明画题王叔明画，从赵文敏风韵中来，故酷似其舅。又汎滥唐宋诸名家，而以董源、王维为宗，故其纵逸多姿，又往往出文敏规格之外。若使叔明专门师文敏，未必不为文敏所掩也。因画叔明笔意及之。

● 题画赠俞君宝俞君宝将游武夷，索余此图。若有好事者，能为君宝生两翼，便以赠之。画在余腕，不至如子瞻断臂也。

● 临郭恕先画并题辋川招隐图，为郭恕先笔。余得之长安周生。今年复于吴门，见郭河阳临本，乃易雪景为设色山矣。河阳笔力，已自小减。矧余野战之师，何敢言夺赵帜耶。

● 写寒林远岫图并题昔人评王右丞画，以为云峰石色，迥出天机。笔思纵横，参乎造化，余未之见也。往在京华，闻冯开之得一图于金陵，走使缄书借观。既至，凡三熏三沐，乃长跪开卷。经岁开之，复索还。一似



山水图 明 董其昌

渔郎出桃花源，再往迷误，怅惘久之，不知何时重得路也。因想象为寒林远岫图。世有见右丞画者，或不至河汉。

● 题秋林图画秋景，惟楚客宋玉最工。“寥栗兮若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无一语及秋，而难状之景，都在语外。唐人极力摹写，犹是子瞻所谓写画论形似。作诗必此诗者耳。韦苏州落叶满空山，王右丞渡头余落日，差足嗣响。因画秋林及之。

● 跋仲方云卿画传称西蜀黄筌画，兼众体之妙，名走一时。而江南徐熙，后出作水墨画，神气若涌，别有生意。筌恐其轧已，稍有瑕疵。至于张僧繇画，阎立本以为虚得名。固知古今相倾，不独文人尔尔。吾郡顾仲方、莫云卿二君，皆工山水画，仲方专门名家，盖已有岁年。云卿一出，而南北顿渐，遂分二宗。然云卿题仲方小景，目以神逸。乃仲方向余敛衽云卿画不置，有如其以诗词相标誉者，俯仰间，见二君意气，可薄古人耳。

● 题画赠朱敬韬宋迪，侍郎。燕肃，尚书。马和之、米元晖，皆礼部侍郎。此宋时士大夫之能画者。元时惟赵文敏、高彦敬，余皆隐于山林，称逸士。今世所传戴沈文仇，颇近胜国，穷而后工，不独诗道矣。予有意为簪裾树帜，然还山以来，稍有烂漫天真，似得丘壑之助者。因知时代使然，不似宋世士大夫之昌其画也。因作秋山图识之。

● 楚中题画寄眉公武林公署旁午，日捡宋人事。因写图而系以诗。武林为五溪，马伏波所谓五溪何毒淫，鸟飞不度，兽不敢侵

者，至今笛声悲怨。计余去故园五千里矣。颇忆作少游，何能听车生耳哉。此诗此画，于余情有当也。

● 题山别业画自义阳至大石天池山水间，探历阅两月，都未曾作画。今日目眚初佳，梁溪有客携巨然图见示。乘兴为此，吴绢如水，恨手涩不称耳。

● 自作小帧因题倪黄合作，予所见三帧。独杨太守家藏为最。特为仿之。

● 题画赠君策余既为君策作畸墅诗，复作此补图。然画中剩水残山，不能画畸墅之胜。命之曰：庐山读书图云。

● 题山庄清夏图小庄清夏，三卧而起，检所藏法书名画，鉴阅一过，极人间清旷之乐。作此图以记事。

● 仿赵令穰村居图壬寅六月七日，过嘉兴鱼江中。写所见之景，却似重游也。

● 题仿巨然笔元正十九日，为余揽揆之辰。海上客携巨然松亭云岫图见示，真快心洞目之观。戏为仿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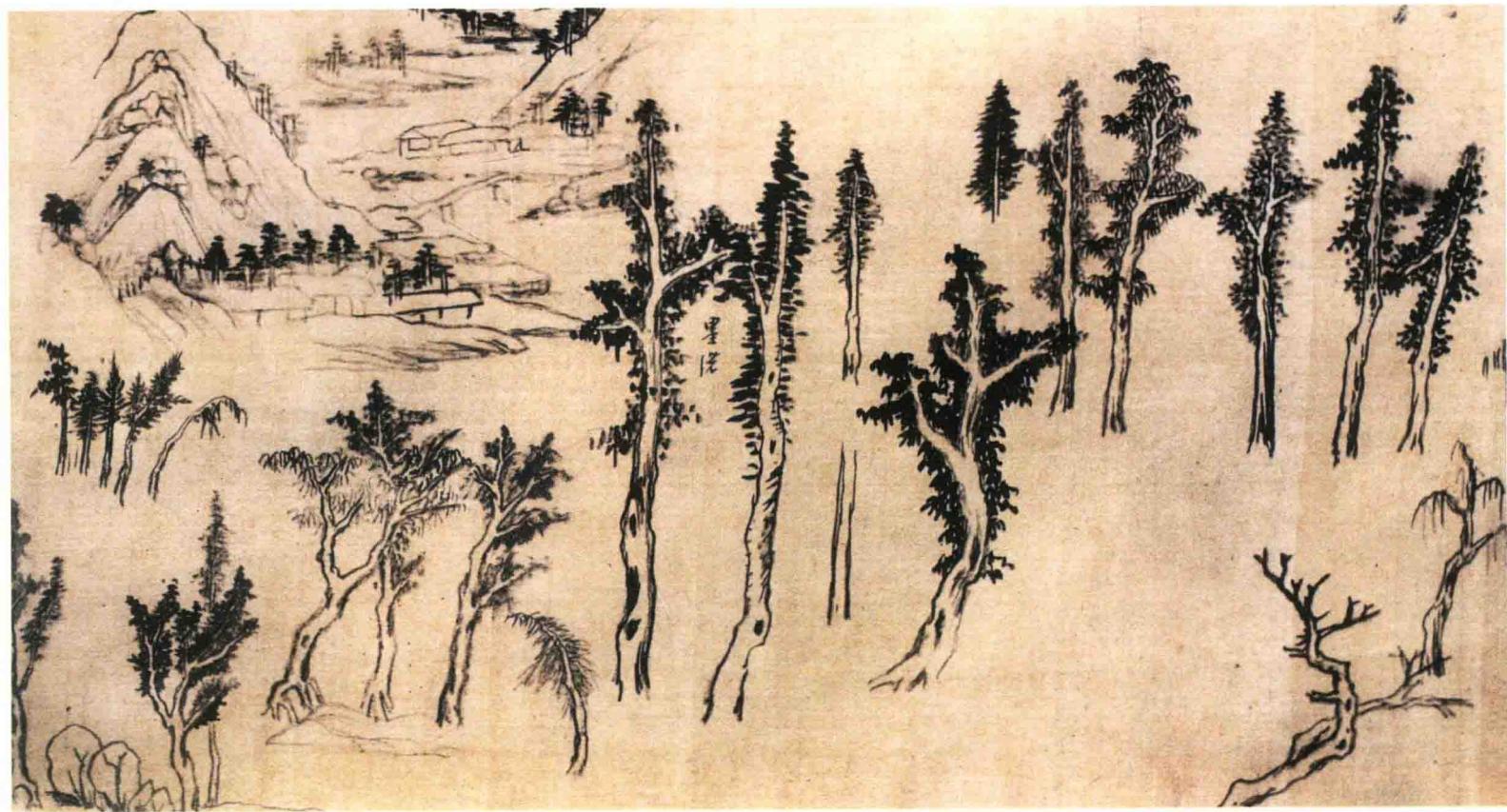
● 松冈远岫为何司理题右丞田园乐，有“萋萋春草秋绿，落落长松夏寒”，余采其意，为此图，赠士抑兄。亦闻士抑有高卧不出，超然人外之意，不愧右丞此语耳。

● 仿大痴画赠朱敬韬“诗在大痴画前，画在大痴诗后。恰好百四十年。翻讶出世作怪”。此沈启南自题画，余谬书之，必有见而大笑之者。壬子十月廿四。



山水图 明 董其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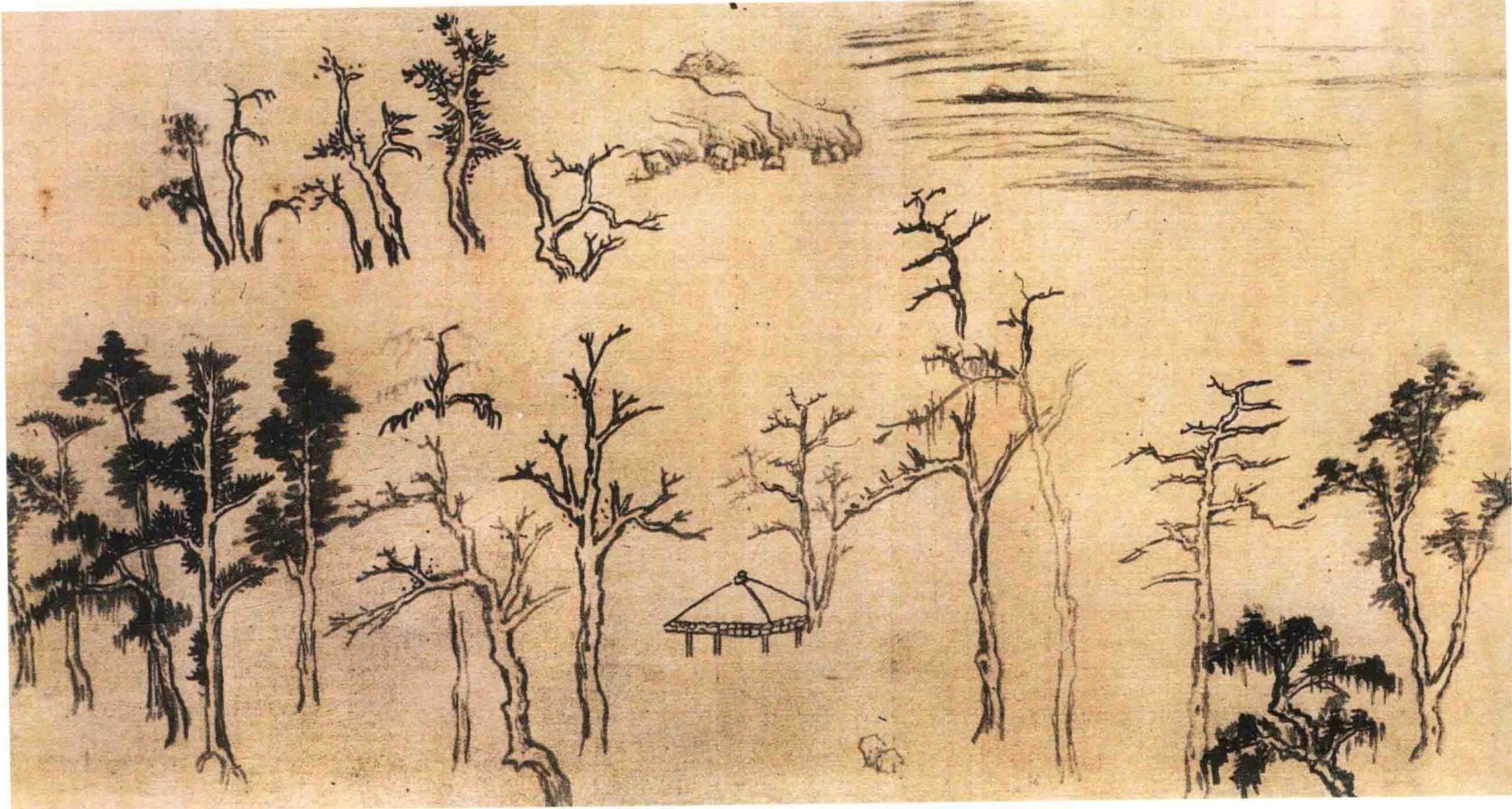
集古树石画稿



集古树石画稿卷之一



集古树石画稿卷之二



集古树石画稿卷之三